

諸史瑣言

諸史瑣言卷四

漢書一

敘例有臣瓚者莫知氏族 學者又斟酌瓚姓附著安施
或云傅族既無明文未足取信 按臣瓚劉孝標以爲于
瓚宋祁引姚察訓纂辨劉說之非而以爲傅瓚小司馬史
記索隱亦以爲傅瓚蓋卽本之姚說李善文選注所引臣
瓚注四十九條內重見者十七條而於嘯賦洛神賦稱爲傅瓚與
姚馬之說同是隋唐時多以瓚爲傅姓而師古獨不之信
何耶酈元水經注引薛瓚漢書凡十六條洪武正韻從酈
說酈在姚馬之前又稱博約所言當必有據今則難以凡
斷矣 酈李二注所引瓚說有顏注所未采者今錄於此
以備參考水經河水三又逕典農城東注上河在西河富
平縣馮參傳注顏注同蓋襲臣瓚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注秦逐

匈奴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謂新秦也食貨志注鮑丘水又南

至雍奴縣北注按漁陽有博陸城霍光傳注澮水渠出樊陽北

注武強城在陽武縣曹參傳注顏注同益龔瓊語中牟在春秋之時爲

鄭之堰也及三卿分晉則魏之邦土趙自漳北不及此也

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

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按中牟

當在濕水之上矣 巨洋水又東北過壽光縣西

注按汲郡古文相居斟灌東郡灌是也明帝以封周後改

曰衛地理志注接東郡有滌水又北過平昌縣東注博昌

有薄姑城此地理志注匯水東南過含滙縣注沅在武陵去滙

遠又隔湘水不得入沅此地理志注凡八條文選西都賦提封

五萬注案舊說云提擻凡也言大舉頃畝也齊故安陸昭

同最作最地理志思元賦帖焦原注安臨危曰帖食貨志

注按最應作最

左思詠史詩高跼邈四海注邈綿邈也

武紀注

鮑明遠出

巨薊北門行徵轉屯廣武注律說勒兵而住曰屯

景紀注

報

任少卿書畫地爲牢注以爲患吏刻暴難以木爲吏期於

不對此疾苛吏之辭也

報孫會宗書田彼南山

注按田彼南山蕪穢不治言于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畝

豆落而爲萁雖盡忠効節徒勞而無獲也

楊憚傳注

爲袁紹檄

豫州身被梟懸之誅注懸首於木曰梟

高紀注

過秦論執敲

朴注以爲短日敲長日朴

項籍傳注

弔屈原文生之無故注先

生謂屈原

賈誼傳注

吳都賦歆望注歆謂相歆而怨望也

盧綰傳注

袁陽源高闕注山名也

武紀注

顏同襲鄉陽上書吳王

武力鼎士衽服叢臺之下者注以爲鼎士舉鼎之士叢臺

鮑陽傳注

顏

聖主得賢臣頌純綿注以爲純絲

趙王之臺

鮑陽傳注

顏

同蓋襲瓚凡十五條又西征賦絡甲乙以珠翠注與造

同蓋襲瓚

王褒傳注

顏

甲乙之帳絡以隋珠和璧漢書注作孟康未知孰是酈引稱漢書集注李引稱漢書音義其不同者晉灼所集本名曰漢書集注瓚又總集諸家曰集解音義也顏漢書注用舊說往往襲其語而掩其名卽瓚說可見矣商權云地理志末總論一段內雒邑與宗周通封畿句下顏注一段今毛詩王風譜疏引之以爲臣瓚注孔穎達與師古同時目睹舊注知其爲臣瓚而引之師古攘爲已有此類非一近日長沙王氏亦略及之

高紀隆準

玉篇頤之劣切漢高祖隆頤龍顏按今史

漢竝作準不知玉篇所據何本注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準頰權準也李斐曰準鼻也文穎曰音準的之準李說文音是也師古曰頰權頤字豈當借準字爲之服音應說皆失之按說文頤頭頤頤也則頤字本義亦不訓頰權段

氏曰服但云音拙耳權頤之名又出漢後也廣雅類頤頤頤也則鼻莖頤權字竝可作頤急就章頭頤頤頤准草書眉目耳准師古本作頤注曰頤兩頤之權也然則頤權準字亦可作準頤之規應未爲通論惟史記秦皇蜂目長準自當指鼻言當以李說爲長服音必漢世相傳之音亦未可遽非

常繇咸陽師古曰咸陽秦所都 史記索隱引韋昭語同蓋顏襲之也顏取舊注多有揜其名者茲爲別出之坐上坐注上坐音才卧反次如字下亦同 史記正義上在果反下在卧反與顏相反

因舖之注舖音必胡反宋祁曰舖當作必故戶 案說文大徐引唐韵博狐反小徐不吾反玉篇補胡反廣韵博狐反又音步則顏音不必改

姬因忽不見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見如字讀爲是

與戰蕭西師古曰蕭縣之西 索隱引稱韋昭

攻下邑師古曰下邑縣名 索隱引稱韋昭

乘城師古曰乘登也 韋昭語見索隱

抵罪師古曰抵至也當也 應邵語見史記集解

臧荼注鄭氏曰荼音荼毒之荼如涪曰音舒師古曰鄭音

是音大胡反 案荼古音讀舒禮玉藻諸侯荼鄭注讀舒

遲之荀子大畧篇諸侯御荼注古舒字史記建元以來年

表荆荼是徵索隱荼音舒左傳哀五年傳子荼音舒又音

徒是舒音甚古師古不知古音故反以鄭音爲是古人相

傳之音各從其傳授不得偏主一音也

得劫二諸侯兵 五諸侯共有十二說應邵曰雍翟塞版

韓此一說也按顏曰爾時雍王猶在廢丘被圍卽非五諸

侯之數所駁是則此說非也如澹曰塞翟魏殷河南徐廣說同此一說也洪氏頤煊曰案上文明言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關中謂塞翟三河謂魏殷河南也此所謂五諸侯也雍時在廢丘被圍張耳雖降未得常山之地韓本屬漢不得云劫皆不在數中當以如澹之言爲正周壽昌以洪說爲是按顏謂塞翟不當在數中全氏亦不以此說爲是則此說亦非也韋昭曰塞翟韓殷魏也此一說也按惠定宇取此說而以顏注推之則此說亦爲非也顏注諸家之說皆非也張良遺羽書云漢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復東謂出關之東今羽聞漢東之時漢固已得三秦矣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二月魏王豹降虜殷王卬皆在漢東之後

故却謂此爲五諸侯時雖未得常山之地據功臣表云張耳奔國與大臣歸漢則亦有士卒也此一說也按史記正義取師古之說惠定字云觀下文塞王欣翟王翳殷王卬則章說近之師古數常山非是張耳從韓信何由同伐楚耶遣兵助漢乃陳餘非張耳按張耳從韓信在彭城敗後惠說不足以折師古第張耳但與大臣歸漢安得有兵則此說亦非也史記索隱師古不數三秦謂常山河南韓魏殷顧消意畧同乃以陳餘兵爲五未知孰是鄙意韓王鄭昌拒漢漢使韓信擊破之則是不下而破散也韓不在數五諸侯塞翟河南魏殷也此一說也按索隱蓋酌取如徐兩家然謂韓不足數而史表明言從漢伐楚且此時漢已立韓太尉信爲韓王從漢伐楚者乃韓王信非鄭昌安得云破散耶則此說亦非也以上五說乃漢唐舊說也劉邠

刊謾云河南韓魏殷趙也常山安得有兵五諸侯者陳餘其一也王益之西漢年紀考異畧同此一說也按劉王用顏說而以趙易常山然河南殷終不當在數中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云塞翟魏韓趙也諸侯之歸漢者凡七申陽降卽以其國爲河南郡鄭昌降卽以其國封韓王信而司馬印被虜其地自爲河內郡此三人皆已國除不得與諸侯並張耳與大臣歸漢不言與兵俱惟塞翟魏有國如故而韓王信常將韓兵從並趙相陳餘所遣兵是爲五諸侯此一說也是說亦主有塞翟二國者似亦非也以上二說宋人之說也至■國朝說者董教增曰顏氏牽引諸王以足五數於義亦非蓋此處五諸侯有河南韓魏殷等而項籍傳贊云遂將五諸侯滅秦又係何人尋其條貫當據故七國以其地言不以其王言也漢定三秦卽故秦地項羽

王楚卽故楚地其餘韓趙魏齊燕爲五諸侯劫五諸侯兵
猶後言引天下兵耳故漢伐楚可言五諸侯楚滅秦亦可
言五諸侯也此一說也說甚巧王氏非之說見下全祖望
經史問答云吳氏以史記雖云元年八月降塞翟二王置
二郡而漢書云二年六月雍亡後始置河上渭南中地隴
西上郡則前此塞翟必如未亡以是爲史記之誤塞翟未
亡足充五諸侯之列不知史記於元年書二郡者漢滅二
國定其疆漢書於二年書置五郡者漢盡定三秦通正其
地界故漢書異姓王表亦云元年八月置二郡與史記同
且功臣表云棘丘侯以上郡守擊西魏事在二年三月敬
市侯閻澤赤以河上守遷殷相擊項籍事在二年四月則
翟奉之不得有其國可見矣蓋魏王從軍見其傳韓王從
軍見異姓王表陳餘以兵從亦見其傳而合齊擊楚則見

淮陰侯傳蓋齊人亦以兵從合殷爲五諸侯也或謂漢時
置河內殷不在諸侯之列不知此高紀誤也功臣表閻澤
赤遷殷相擊項籍殷尙有相則卽尙有國蓋殷已降漢故
漢爲之命相而以兵來從卽死始置郡耳合史漢陳平傳
敘殷王事觀之知殷時尚未亡史漢二紀及表並誤又曰
五諸侯當爲燕趙韓魏衡山燕趙不奉楚合恐楚旣平齊
而討之故助漢衡山楚之所貶亦怨楚助漢也按此前後
兩說不同是以一人而爲兩說者亦可見此說之不易定
周壽昌曰項羽傳亦云劫史紀作部王益之西漢年紀從
之荀紀止云漢王率諸侯之師凡五十六萬人無五諸侯
三字蓋以其難確指通鑑云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
十六萬人從荀紀不從漢書此一說也以其難定而不定
當是闕疑之意王先謙漢書補注曰董以五諸侯爲卽天

下兵古籍既無是義此與項籍傳五諸侯亦不同雍塞翟常山河南不在諸侯之列諸說允矣全說前後兩歧臧荼聽命在韓信破趙之後吳芮在軍並無確證據理考實前說爲近此一說也其駁董說及全氏後說甚明了而取全氏之前說也已上五說今人之說也與漢唐宋之說又各不同通凡五諸侯爲十二說今按此條歷漢至今迄無定說紀云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豹本傳漢還定三秦渡臨晉豹以國屬焉遂擊楚於彭城韓王信傳漢王至河南信急擊韓王鄭昌昌降漢迺立信爲韓王常將韓兵從月表於二人並書從漢伐楚陳餘傳漢二年東擊楚餘遣兵助漢時餘爲趙王相韓信傳亦云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令齊趙共擊楚彭城是當日彭城之役實有趙兵此三諸侯者並在五諸侯之列確實無疑者韓信傳

言令齊趙共擊楚惠定字謂是時項羽方擊走齊田榮榮弟橫復收散兵反擊羽何暇遣兵助漢當日傳檄天下齊亦在內特齊方敗北安得有兵助漢全氏謂齊人亦以兵從在五諸侯之內恐不然也陳平傳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迺以平爲信武君將魏王客在楚者往擊殷降而還居無何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事在彭城之前平傳言擊殷降漢攻下殷皆無王字全氏引平傳而妄加兩王字以實其卬尙有國之說然卬之降漢表在二年二月紀則云二年三月下河南虜殷王卬與平傳攻下之事相合是卬降漢後復降楚故漢攻下之至被虜與河南魏之降不同豈能尙有國哉漢表閻澤赤下遷殷相史表作假相乃字之譌且由二月至三月爲時甚暫故平傳云居無何豈尙有置相之事全氏謂卬尙有國恐又不

然也然則全謂齊殷在五諸侯之數而王氏取之其說究亦未可從也全又謂功臣表棘丘侯襄以上郡守擊西魏事在二年三月閻澤赤以河上郡遷殷相擊項籍事在二年四月考之史漢二表二事皆不言年月且襄之擊西魏當在豹叛之後事在二年八月閻澤赤之擊項籍亦當在後非必彭城之役全所言不知何據皆未足以證塞翟之失國惟史記月表於漢元年八月書塞王欣降漢國除爲渭南河上郡翟王翳降漢國除屬漢爲上郡漢表同此爲塞翟失國之確證失國之王何兵之有則謂塞翟不在五諸侯自是定論第舍塞翟河南殷常山五國又別無可以與此數者故周氏有難確指之說而通鑑不言五諸侯蓋有所見矣或云此當以韓信傳爲據信傳云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令齊趙

其擊楚彭城蓋漢于元年五月襲雍八月塞翟降關中早
定兵皆屬漢河南於二年冬十月降殷於二月降雖皆置
爲郡其兵新降故仍稱爲諸侯兵齊兵不至五諸侯者魏
河南韓殷趙也姑記其說於此

漢王跳注史記作逃史記集解索隱竝作跳正義無注
當亦不殊未知此注所言何本

梟故塞王欣頭師古曰梟縣首於本上說本臣瓚

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王維楨曰信本王孫楚地其
故有者故曰復得故邑按故邑猶言故鄉信家在楚意
欲復得其故鄉而王之耳信傳之言王孫猶言公子不過
當時之尊稱非謂信爲六王之孫子且非楚裔安得云楚
地其故有耶王說非

縣隔千里按此言秦地之廣相縣隔千里而遙注似不

分明

蕭何治未央宮 此事史記紀表皆在八年

玉卮應劭曰飲酒禮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古卮字作觥
說文卮圓器也一名觥所以節飲食象人卪在其下也觥
鄉飲酒觥從角單聲禮口一人洗舉觥觥受四升觥禮經
觥內則鄭注卮酒漿器燕禮鄭注古者觥字或作角旁氏
按許鄭之說卮觥義殊應合爲一非也文選三都賦序劉
注卮一名觥誤與應同 卮有大小項羽本紀之斗卮卮
之大者也觥受四升此卮觥之殊不可合爲一者也玉篇
卮下云受四升而觥下轉不言亦誤廣韻卮酒觥爵受四
升或作觥尚不誤

通捕師古曰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也一曰在道守禁相
屬不絕若今之傳送囚耳劉攽曰逮者其人存直追取之

捕者其人亡當討捕也故有或言逮或但言捕知異物也
一云逮易辭捕加力也逮徒呼名召之捕加束縛矣 按
劉說分別細矣然下文言并捕趙王敖敖必不亡是劉之
第一說於史意未必合顏之第二說固不足采其第一說
於字義可通

豨將趙利 趙利先已爲王何此時復爲豨將疑別一趙
利故加豨將二字以別之

惠紀五月丙寅太子卽皇帝位 史記己巳立太子按己
巳丙寅後四日也高帝以丙寅葬太子卽位必不能與之
同日當以史記爲是

外郎蘇林曰散郎也何義門曰外郎宜對在中者而言非
員外之散郎也後世散郎稱外郎者乃借用舊名 按百
官表郎中令所屬諸郎有議郎中郎侍郎中四郎而無

外郎若如何說則外郎亦是諸郎之一何以表竟遺之續漢書志亦無此名似以蘇說爲是外字之義則可從何或謂續志云諤郎不在直中外郎卽議郎不在直中故稱外也然議郎秩六百石郎中秩三百石不應其賜轉薄其說亦未可從

及內外公孫耳孫注應劭曰耳孫者元孫之子也言去其高曾益遠但耳聞之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晉灼曰耳孫元孫之曾孫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元孫之子耳孫耳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衍胸鞞單于云烏維單于耳孫呂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爲元孫元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昆孫昆孫之子爲仍孫從已而數是爲八世則與晉說

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 按李晉二家蓋依諸侯王表爲說平紀立梁孝王元孫之耳孫音爲王表耳孫作會孫也然平紀又云封宣帝耳孫信等三十六人爲列侯王子侯表十一人爲宣孫二十五人爲宣帝會孫則耳孫統孫以下言之猶詩之稱會孫正義謂自孫以下至於無窮皆得稱會孫也顏之規班似未盡然

高后紀迺立兄子呂台產祿台子通四人爲王封諸呂六人爲列侯語在外戚傳 按諸呂之封史記詳具紀中此云在外戚傳故不詳然外戚傳中亦不詳四王封年及六侯之名攷異姓諸侯王表四王封年月皆具外戚恩澤侯表六侯則東平侯卮不其侯種贅其侯勝滕侯更始呂成侯忿祝茲侯瑩也史記卮作莊瑩作榮

女紀或曰陳粟師古驚淖糜也淖溺也考證臣照按宋本無溺也二字以溺訓淖理不可通溺字當爲泥字之訛按楚辭七諫怨世王逸注淖溺也則漢人有此訓不必以疑師古惟淖糜而訓爲溺則理不可通耳顏注淖糜之訓本於爾雅釋言郭注釋文驚字林云淖糜也淖字林云濡甚也則注溺字或當爲濡字之訛凌本毛本溺作弱當又爲溺之訛

河決東郡 溝洫志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師古曰金隄河隄名也在東郡白馬界按酸棗屬陳留此言決東郡者殆以金隄潰而入於東郡乎中大夫令免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令名免耳 索隱言是顏游秦之說

目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 按三十

六日之制繫於已下之下乃謂既葬之後非就始崩而言
文帝七日而葬則爲四十三日矣景帝十日而葬武帝十
八日而葬昭帝四十九日而葬宣帝二十八日而葬元帝
五十五日而葬成帝五十四日而葬哀帝百五日而葬并
而計之奚止三十六日哉應劭以日易月之說顏劉已駁
之

景紀六月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爲列侯 史記在此年春
名係同史漢兩表及蕭何傳並名嘉封武陽錢氏大昭謂
當作嘉

淮陽王宮正殿災 史記天火燔雒陽東宮夫殿城室徐
廣曰雒一作淮按淮陽王宮殿災不當書於紀以雒陽爲
是雒陽故都故爲災惟王字或是衍文

十月戊午日有蝕之劉攽曰此年記事十月在年終亦誤

五行志及史記並無

春三月雨雪 五行志同史云雨雹按三月雨雪未足爲
災作雹是

車朱兩輻 按輻卽周官巾車之蔽鄭注蔽車旁御風塵
者其字應作藩左傳以藩載樂盈說文車部軒曲輻藩車
是也說文無輻字注中應劭以車耳反出之輶釋輻輶與
輻實兩物師古非之是也師古云許慎李登說輻車之蔽
也李登說殆出聲類許慎說則說文所無當有誤玉篇廣
韻並不以輻爲車蔽字續漢書輿服志注車有輻者謂之
軒其說與叔重同可知藩輻爲古今字

至高闕師古曰山名也 此曰環說

置玉屬國以處之 元狩二年 困學紀聞曰注不載五屬國之名

原注表 考之地理志屬國都尉安定治三水上郡治窳茲

天水治勇士

按治勇士蕭福

五原治蒲澤張掖治日勒此武帝初

置也若金城西河北地屬國置於宣帝時不在五屬國之

數間注按日勒止注都尉治不云屬國其西河之美稷乎

注可見屠繼序集證宋錢文子補漢兵志武帝征伐之餘

夷狄衰耗於是卽其歸義者處之塞外爲屬國置屬國都

尉領之陳元粹注引地理志天水勇士安定三水上郡龜

茲西河美稷五原蒲澤皆屬國都尉治按與閻說合考宜

紀五鳳三年始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故王氏

不數西河之美稷又按匈奴傳元鳳三年張掖屬國都尉

郭忠發兵擊匈奴屬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犁汗王忠

封成安侯自是匈奴不敢入張掖是張掖已置屬國都尉

矣翁元圻注按景武昭宣成哀功臣表成安嚴侯郭忠以

張掖屬國都尉匈奴入寇與戰斬犁汗王侯昭帝元鳳三

年二月癸丑封與匈奴傳合考證臣召南按杜佑通典曰安定上郡天水張掖五原爲五屬國以地理志核之安定治三水上郡治龜茲天水治勇士滿福五原治蒲澤而張掖屬國都尉後書郡國志云武帝置知通典之說甚確但安定天水至元鼎三年始置張掖至元鼎六年始分則此時豈容先置都尉乎胡三省注通鑑云五郡故塞外以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當之蓋有由也 按五屬國之說以杜王之說爲是閩陳取西河而遺張掖蓋未攷西河之置在宣帝時也齊氏以安定天水至元鼎三年始置張掖至元鼎六年始分爲疑然未置未分之先其地必屬於他郡如張掖自武威酒泉分則其地本屬於武威酒泉安定天水不詳所分亦必有所屬何妨先置都尉且屬國都尉與郡尉異郡尉必有郡若都尉屬國乃武帝所創置不因

於郡則與郡之或置或分無與也地理志一郡而數都尉者甚多如武威酒泉敦煌北地雁門竝有兩都尉治朔方五原代郡遼東有三都尉治蓋邊塞之設都尉與列郡異何足疑哉胡氏別爲一說轉非其實矣至張掖屬國都尉之治日勒亦非無據匈奴傳言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是可知都尉治日勒故匈奴甫入而兵卽發也地理志日勒下奪屬國二字不知是班漏書抑傳寫奪去至張掖郡居延都尉治乃郡都尉見後書郡國志則日勒之爲屬國益無可疑

諸侯王十五人

地節二年

按諸侯王表是年諸侯王存者廣

陵王之外則城陽王順菑川王終古梁王定國清河王年河間王慶魯王慶忌平干王元長沙王建德中山王福膠

東王音六安王祿真定王由泗水王綜廣陽王建也凡十四人此云十五人與表不合

列侯在國者八十七人按是年列侯王子侯表得七十六人功臣表得二十人恩澤侯表得十二人此云八十七人與表不合

今擊者或以掠辜若飢寒死獄中蘇林曰痲病也囚徒病律名爲痲如淳曰律囚以飢寒而死曰痲師古曰痲病是也此言囚或以掠笞及飢寒及疾病而死如說非矣按如說是下文不及飢寒說文無痲爾雅痲痲病也釋文痲本今作痲痲爾雅之痲痲卽毛詩之愈愈小雅正月憂心愈愈毛傳愈愈憂懼也然則愈痲其正字痲其別體耶

置金城屬國

地理志不載金城屬國都尉

趙充國傳至金城渡河遂

至西部都尉府孟康曰在金城

皆失其中 中如字讀師古音竹仲反非

元紀眾僚久感師古曰應古曠字曠空也 按此古段借

字說文應闕也廣大也曠非其義

盜賊並起吏何不以時禁師古曰時禁謂月令所當禁斷
者也 按此蓋言盜賊並起而吏不能隨時禁止之頗說
非

成紀京兆尹王章有罪下獄死 章以忤王鳳而下獄何

嘗有罪此書法之未當者

先帝劭農蘇林曰劭音翹 潘岳河陽縣詩劭與遼韵蓋

亦讀爲翹

迺者地震京師 是年地震五行志不載

哀紀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之讖考證臣召南按讖字始
見於此高祖以斬白蛇旗幟上赤然張蒼謂漢本水德公

孫臣非之至武帝時猶謂以土德王未有言火德者也赤
精子之說亦起于此張平子謂讖起哀平之間信哉 按
趙世家言秦讖於是乎出則讖字非始見於此許叔重說
文所錄皆李斯小篆已有讖字是讖之由來久矣且賀良
之言實受之甘忠可忠可成帝時人則平子謂讖起哀平
何義門謂賀良爲漢人內學之祖豈其然乎

單于不說話在匈奴傳 按匈奴傳無是事恐紀誤

封宣帝耳孫信等三十六人皆爲列侯 按王子侯表是
年封侯者宣帝孫十一人宣帝曾孫二十五人復封者三
人一宣帝孫二宣帝曾孫凡三十九人疑此六字誤信封
嚴鄉侯東平煬王子先免而復封者胡三省通鑑注謂按
表陶鄉侯恢等十五人皆以二月丙辰封不及三十六人
之數又無信名蓋恢等皆宣帝曾孫今按陰平侯子一人

樂平侯子三人栗鄉侯子五人桑丘侯子十二人皆隨其父嚴鄉侯信等三人皆先免而復封胡氏偶未檢及故有此疑至陶鄉侯恢等十五人其四人宣帝曾孫其十一人宣帝孫也胡氏未細核

夏四月立代孝王元孫之子如意爲廣宗王至廣德王王子侯表是年四月丁酉封侯者四人紀未及

諸史瑣言卷五

漢書二

異姓諸侯王表考之於天 師古注本韋昭

諸十八王月而列之攷異曰長沙王吳芮漢高所封不在十八王之數 按吳芮初爲衡山王安得云不在十八王之數漢高時特改封長沙耳此言十八王蓋不數漢漢書自應尊漢不容與十八王同列

田榮擊都降楚考證臣召南按此表書事較史記每移前一月如此事史記在五月此文則在四月 按此事史表亦在四月未嘗移前一月也齊說誤

十月歇以陳餘爲代王號成安君 史表在十一月

高后元年初置魯國四月王張偃始 按張耳傳偃之王

在高后六年元年時張敖尙在偃未必先爲王

諸侯王表穀泗以往臣瓚曰穀在彭城泗之下流爲穀水
按水經泗水篇無穀水之名未知瓚說有所受否地理
志沛郡縣穀陽注應劭曰在穀水之陽然則穀在沛不在
彭城

城陽共王喜徙淮南四年 傳作五年

元始元年王惲以雲弟紹封 元始乃永始之譌成紀
可證

孝王橫考證橫小宋板作烘 傳亦作橫

荆王賈高祖從父弟六年正月丙午立 傳言高祖從父
兄此言弟未知孰是

代頃王陽嗣二十五年 傳作二十四年誤

河間頃王緩 緩傳作授與史記世家年表合疑是授諂
爲授緩又譌爲緩也

魯文王駿嗣十九年 傳爲十八年按駿以陽朔二年嗣
至建平二年爲十九年三年王閔紹封於事固合然傳言
駿薨無子國除則中間或絕一年亦未可知難遽定爲孰
是

廣世王宮以易王庶孫盱眙侯子紹封 傳曰立建弟盱
眙侯子宮爲廣陵王紀曰立江都易王孫盱眙侯子宮爲
廣川王按廣陵廣川廣世三處不同說詳攷異考王子侯
表盱眙侯蒙之江都易王子元鼎五年坐酎金免自元鼎
五年至元始二年計百十四年何以其子尙在此可疑也
平干繆王元嗣二十四年 傳作二十五年是此表誤
廣德夷王雲 紹封一年薨 傳作三年誤

廣平王漢以夷王弟紹封十三年王莽篡位貶爲公明年
廢 紀傳皆名廣漢或表奪廣字傳云廣平薨無後平帝

元始二年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爲廣德王奉靖王後王莽時絕廣川王傳云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襄隄侯子瑜爲廣德王奉惠王後按倫卽瑜也旣爲惠王曾孫自應奉惠王後不得奉靖王後此傳文踳駁之甚者瑜卽靜王榆見後

廣德靜王榆紹封四年 傳作二年誤

泗水戴王賀紹封二十年 傳作二十二年蓋自太初三年至始元六年實二十二年也然元鳳元年紀云泗水戴王前薨究難定其薨在何年

東平王開明嗣立五年 傳作三年未明孰是開明兄子匡居攝元年爲東平王或當以表爲是

王子侯表德哀侯廣封十年薨官本作七年八月薨考證日監本作十年薨凡數目字監本多舛今並以宋本是正

按德以高祖十二年立高后二年薨實十年各本不誤
官本改之轉誤矣

上邳侯郢客封七年爲楚王 七史表作八是
管侯偃嗣十年 史表十下有一字

營平侯廣嗣十一年 史表一作二是

宛胸侯執師古曰執音蕪 據史記索隱此蕭該音

句容考證臣召南按表下注某地指侯國所在也此文可
疑句容縣屬丹陽會稽但有句章無句容也 按此恐是
句容初屬會稽後屬丹陽表就其初封時言耳地理志丹
陽故鄣郡屬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陽此侯以元光
六年封其時尚無丹陽郡故句容屬會稽也

龍丘侯代菑川懿王子 史記作江都易王子此云在琅
邪則非江都王子矣

戴侯骨 骨德本官本作骨凌本作貴按作骨爲是骨者
胥之別體與骨形近而譌猶七發胥母之場之譌爲骨母
也胥之作骨當因篆文而省楊慎以爲古字未必然

距陽憲侯句封十四年堯元鼎五年侯淒嗣坐酎金免
史表侯劉句止八年元狩五年侯渡元年元鼎五年侯渡
有罪國除與此異

陪繆侯則封十一年堯元鼎二年侯邑嗣 史表繆侯十
二年元鼎三年侯邑元年

胡毋侯楚濟北式王子 按自上五據以下五侯此表爲
濟北式王子而史表並爲濟北貞王子未知孰是濟北貞
王子成王無式王則式疑成之譌史記索隱謂漢表自安
陽已下是濟北式王子史表陪叢二侯在富之後合之凡
八侯爲濟北式王子與今本又不同

濕成後更爲端氏侯 端氏屬河東此疑以其近邊塞而改封也離石藺臨河土軍千章當亦同時改封代王改封清河在元鼎三年代旣徙故其子孫亦從之徙也惟邵與利昌未改封

博陽頃侯就封薨 史表十二年

侯終古嗣史表元鼎三年侯終吉元年

被陽穰侯偃二十八薨始元二年頃侯壽嗣 偃史作隅按元鼎五年至始元二年爲二十七年疑始元二年當爲三年

簡侯陽都 史表元鼎三年今侯都陽元年

春陵戴侯熊渠嗣五十六年 六當作五

原洛侯敢封二十六年 二十六當作三十三

挾術侯昆景 昆景史作昆吾攷證臣浩按此侯弟卽挾

釐侯霸封又同日不應有兩挾侯疑有一誤按此當從史作扶滯爲是

封十六年、十六當作二十七

甘井侯光封二十五年 二十五當作三十一

襄隄侯聖封五十年 五十年當作五十六年按自麥侯
昌以下二十六侯此表作元鼎元年封史表作元狩元年
封故年數全差惟餅侯不差耳恐是此表誤也

皋虞煬侯建元封元年五月丙午封九年薨 皋虞志屬
琅邪按以下三侯史表元鼎元年封此作元封恐此誤侯
建史表立三年元鼎四年今侯處元年此奪侯處一代侯
建年亦不符

王子侯表下新鄉 按王莽傳作信鄉志信鄉侯國屬清

河 侯佟嗣元始五年上書言王莽宜居攝按莽傳信鄉

侯終上言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廢紀子稱侯安漢公國
未稱古制其上書言莽宜居攝乃泉陵侯慶與終爲二人
二事此表誤

祚陽下注廣平 志無接左傳昭七年與之萊祚注祚山
名此祚字疑應作柞其地在柞山之陽也

黃鄉 左傳僖二年注梁國蒙縣西北有黃城當卽其地
高陽 史記高紀注文穎曰聚邑名屬陳留圉縣按圉縣
志屬淮陽國志琅邪有高陽侯國

嚴鄉侯信居攝二年東郡太守翟義舉兵立信爲天子兵
敗死 翟義傳義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弟武平
侯劉璜結謀以都試日朝觀令然則嚴鄉武平皆當在東
郡境內又云義與信奔軍庸亡捕得義卒不得信則不當
云兵敗死也又信兩子穀鄉侯章德廣侯鮪志不錄其居

攝時所封歟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堂邑 侯太百戶 史作千八百戶
爲是封六年薨高后五年共侯祿嗣十八年 二侯之年
互論史表可證

曲周 志廣平國曲周縣武帝建元四年置按曲周侯寄
以景中二年有罪免國除至武帝時始爲縣也

蓼夷侯孔聚 聚德本凌本官本作藜與史記合按索隱
姚氏案孔子家語云子武生子魚及子文文生取字子產
說文以取爲積聚字此作藜不同據此則作聚爲是

計防終侯桓嗣不得年 史表孝景中六年終侯桓元年
何以此言不得年且上言侯野嗣十年薨此侯以耐金免
則終非諡猶言未代耳

海陽哀侯昭襄 昭襄史作招攘

柳丘 以三隊將侯八千戶 柳丘索隱云縣名屬勃海
今志勃海柳縣無丘字汪遠孫疑志奪三隊將史作二隊
將千戶上無八字按侯角免時戶三千不應封時戶數轉
多入衍文

臺 縣屬濟南索隱以爲臨淄郡之臺鄉縣非也臺鄉屬
齊志無臨淄郡

樂成中涓騎從洪邁曰中涓騎從史記不載此官名 按
此蓋以中涓而爲騎也從字下屬史表同洪說誤

酈成師古曰酈音陪又音普育反 史作酈成索隱音苦
壞反按說文劇讀若陪右扶風鄂沛城父並有劇鄉則未
知繅所封在何處此表云在長沙志無

安平敬侯鄂秋封十二年 簡侯嘉嗣九年 二侯之年
互譌史表可證

北平文侯張蒼千二百戶 史二作三

高胡 封二十五年 五應作六

厭次侯爰類 爰類史作元頃按東方朔傳平原厭次人則厭次前漢縣屬平原後廢故志不具

復陽康侯拾嗣二十三年官本作二十五年考證臣照按監本別本俱作二十三年非也計孝景六年至元朔元年恰二十五年知宋本是從之 按史表亦作二十三年孝景六年至元光六年也卽并元朔元年數之亦不足二十五年况元朔元年侯彊已嗣乎考證以宋本爲是何也朝陽 侯國屬濟南索隱以爲南陽之朝陽縣非也三月壬寅史作丙寅

棘陽 二千戶 史作千戶

宋子 五百三十六戶 史作五百四十戶

猗氏 千一百戶 史作二千四百戶

清簡侯室中同室中同史作空中徐廣曰一作室索隱室中同空一作室室中姓見風俗通按漢韓敕後碑庫室中即段室爲室是室室古人通用廣韻引藝文志室中周著書十篇以室中爲漢複姓今藝文志逸此文

平嚴侯張瞻師 史爲繁侯彊瞻按平已封工師喜不應復封張瞻師宜從史爲是

禾成公孫昔 史昔作耳水經濁漳水注亦作耳

陽平與大樂令中可 史中作無按中可人名爲大樂令者

廣阿 夷侯敬 敬史作竟爲是其子諡敬侯必不以父名爲諡

戴敬侯祕彭祖 左傳隱十年注載國今陳留外黃縣東

南有戴城釋文故國在陳留志梁國留縣故戴國

中牟 二千二百戶 二百史作三百

博陽 史云千四百戶

穀陽共侯熊嗣十八年 孝景二年隱侯卯嗣三年 懿侯解中嗣十二年 史表共侯十九年孝景三年隱侯卯嗣二年獻侯解十五年與此異此十二年則明是十五年之譌

高粱 志闕按左傳僖二十四年高粱注高粱在平陽楊縣西南當是其地

僑陵 二千七百戶 史無二千字

十二月封 當從史表作十二年中爲是十二月已見前不得六月後又稱十二月

鹵 十二月封 鹵縣屬安定十二月史作十二年六月

是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建陵哀侯 史哀作敬與建平互

異

建平敬侯 史敬作哀 侯回嗣四年 據史表四年乃

元光四年非侯回嗣四年也

江陽中二年懿侯盧嗣八年 中二年當從史記作中三

年方合八年之數

翁侯 元朔二年擊匈奴官本作三年考證三年訛二年

從宋本改 按三年無擊匈奴事此宋本之譌史表亦作

二年

左王商推曰監板作左右王疑非史記作左賢王是也按

趙安稽從驃騎將軍擊匈奴與左賢王接戰爲元狩四年

事匈奴傳兩言左王可證左賢王之稱左王亦如右谷蠡

王稱右王也各本皆衍右字惟毛本不誤右王見下合
騎軼從平三侯表

從平 以從長平侯功封故曰從平

宜冠 二年五月庚戌封 史表作正月乙亥志疑本作
正月形近而譌殷術正月壬申朔無庚戌而在丙戌後疑
戌戌之譌 按霍去病傳從票宜冠之封在元三年之夏
以武紀攷之元狩二年去病春出隴西夏出北地北地役
返始行賞然則梁氏謂五月本作正月者其說非史亦誤
輝渠 二年二月乙丑封 按此侯與從票宜冠同時所
封則二月爲五月之譌然五月既有丙戌不得復有乙丑
必有誤

下摩 六月乙亥封 按此侯乃匈奴禪王從昆邪王來
降者降在是年之秋不得六月己封必有誤

濕陰 三年七月壬午封四月薨 按昆邪王以元狩二
年秋來降當時侈張其事必不遲至次年秋始封梁氏志
疑以七爲十之譌似爲近之

開陵侯成婉故匈奴介和王將兵擊車師不得封年 按
西域傳在天漢二年然開陵已封東粵建成侯敖侯祿至
延和三年要斬國除恐成婉之封當在三年之後

丞父侯孫王四年三月乙酉封 按丞父卽前承父也三
月當爲五月承父侯續相如以延和四年四月癸亥要斬
至五月而以其邑封孫王也

弋陽 百官表宣帝地節四年弋陽侯任官爲太常四年
坐入盜茂陵園中物免而此表不言爲太常此表漏也史
表亦言爲太常及行衛尉事

外戚恩澤侯表漢陽高后元年九月丙寅封 史作五月

志疑云五月九月皆無丙寅按梁氏言五月癸巳朔丙寅在其前二十七日在四月則此九字當作四也侯種以四月乙酉封沛侯產以四月辛卯封浚侯平以四月庚寅封扶柳祿既同時所封自當同在一月也丙寅至乙酉二十日至庚寅又五日至辛卯又一日

昌平侯大二月癸未封 二月上史有四年二字此奪以下並四年所封

蓋元光三年頃侯克嗣 史表元狩三年侯偃元年無頃侯克及下侯受按侯信立二十五年兩表同自孝景中五年盡元狩二年其數正合不得元光三年已有頃侯克元光蓋元狩之譌元狩三年盡元鼎五年爲九年史表不數免年故侯偃書八年此有克受兩代未詳孰是

發于 志于作干按葬口戢楯則干字是

博陸 北海河間東郡師古曰光初封食北海河間後益封又食東郡 按河間已別爲國何以得爲光食邑所未詳也

陽都 陽都縣屬城陽國然城陽別爲國未必以其縣封彭祖當是別有陽都

將陵 三月乙未封 按將陵平臺博望樂成博陽並以元康三年封宣紀可證三月上奪元康三年四字故平臺等四侯之年皆不合

封五年神爵四年薨 元康三年盡神爵四年凡六年五四二字必有一誤

褒新莽篡位爲信遷公 信遷當作新遷王安先爲公後爲王莽傳可證

賞都莽篡位爲天子 天當作太莽傳可證

殷紹嘉侯孔何齊以殷後孔子世吉適子侯 元紀封孔
吉爲殷紹嘉侯紀表不同

新甫 罔上下獄 罔上當有坐字

褒魯節侯公子寬 平紀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爲褒魯侯
不言公子寬紀表不同

防鄉 五年閏月丁丑 按防鄉與紅休等凡十二侯皆
同時封下表並作丁酉則此丑字誤平紀封在正月此言
閏月紀表不同

蒙鄉侯遂普 葬傳作同風侯遂並按同風或葬所改普
字本作晉譌奪爲竝

百官公卿表上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
卿與六卿爲九焉 攷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六
卿三孤爲九卿按詳班語意以三少與六卿爲九說與康

成合商推謂班以三公六卿爲九似未得班意

郎中令秦官注臣瓚曰主郎內諸官故曰郎中令秦策段

謂新城君篇今臣處郎中鮑彪注郎廊同漢官表注主廊內諸

官吳師道正曰廊字通作郎不謂郎爲廊衛策至郎門而

反衛使客吳師道補注接韓非子儻郎中自開道於郎門

之內愚恐郎卽廊按鮑彪以郎中爲主廊內諸官其說固

非而以郎爲廊其說是說文廊字見於新附曰東西序也

是小篆本無廊字後漢申屠剛傳注廊殿下屋也廣韵殿

下外屋也是郎官因居於郎中故卽謂之郎耳續漢志謂

羽林郎宿殿陛巖下室中故號巖郎是可見郎之命名其

本義如此韓非之語尤爲明確董仲舒傳游於巖郎之上

注晉灼曰堂邊廡巖郎謂巖峻之郎也司馬相如傳築郎

臺師古曰郎堂下周廂也後漢韓勅後碑庫室中郎廊作

郎並可見漢人皆用郎

典客秦官掌諸歸義蠻夷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屬官有行人令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行人爲太行令按典客所掌蓋周時司儀象胥之職景帝雖更名大行然與周官之大行人不同此行人亦與春秋時行人不同春秋時之行人則周官小行人行夫之職也

少府屬官有尙書符節太醫太醫令湯官導官樂府若盧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東織西織東園匠十二官令丞劉攽曰按此凡十官言十二誤也按尙書一符節二太醫三太官四湯官五導官六樂府七若盧八考工室九左弋十居室十一甘泉居室十二左司空十三右司空十四東織十五西織十六東園匠十七實十七官此云十二疑有誤劉言十官亦未是也左弋居室是二官

或以爲一官者非觀武帝更名可見

居室爲保宮 續漢志守宮令本注曰主御紙筆墨及尙

書財用諸物及封泥按守宮卽保宮也避順帝諱爲守宮

初置尙書員五人考證文獻通考曰其一人爲僕射四人

分爲四曹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客曹又置三公曹是爲

五曹臣召南按後志及宋志尙書令尙書僕射尙書丞皆

秦官而漢因之此表言初置者謂尙書之分五曹自成帝

始也 按後志尙書令注曰承秦所置尙書成帝初置未

嘗云皆秦官也蓋秦時有尙書令丞漢初因之成帝始置

尙書員五人其一人爲僕射四人分爲四曹然則尙書僕

射尙書皆非秦官矣後志云尙書令武帝更爲中書謁者

令而此表尙書令中書謁者令並列亦不言武帝更名似

與後志稍異然後志又言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

此表言成帝更中書謁者令爲中謁者令則成帝時尙書令中謁者令並有武帝時有中書謁者令無尙書令表文未及分析言之

水衡都尉 又衡官水司空都水農倉又甘泉上林都水七官長丞皆屬焉上林有八丞十二尉劉攽曰都水官處處有之按表少府三輔皆有焉水衡屬官先敘九官令丞矣後列長丞又云上林計令長不當並置然則甘泉上林長是一官甘泉都水是一官自衡官已下凡六官言七者誤也 按如劉所言則顛倒表文恐無是理且旣言令長不當並置何以又云甘泉上林長是一官乎詳表文前已列上林令丞此必不又稱上林長丞都水亦不應重見竊謂甘泉上林都水乃專主甘泉上林之水官故用一又字以別於他處之都水七官者衡官一水司空二都水三農

監是農倉爲二官劉誤合爲一故疑七字誤

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 按周秦官名雖同而職掌及位之尊卑不同

是爲長吏 與下文少吏對言則長讀上聲

百官公卿表下高帝五年太尉盧綰 史年在二年

軍正陽咸延爲少府 功臣表梧侯陽城延以軍匠從起
郊入漢後爲少府作長樂未央宮築長安城先就侯史表
城作成然則咸乃成之譌軍正亦當作軍匠延以作官築
城侯蓋長於工事者

中地守宣義爲廷尉 高二年置中地郡服虔曰中地右
扶風也

孝惠六年絳侯周勃復爲太尉 史表在高后四年

七年典客馮敬爲御史大夫 史表在九年

十四年內史董赤 史記紀表並云內史樂布而布傳不言爲內史赤成侯謀子

孝景四年御史大夫介 史表介作蚡介蚡未詳孰是然非田蚡

中二年中尉考證臣照按中尉下脫一字蓋中尉某也古本亦脫 商摧疑此爲衍文按上文郅都爲中尉三年免計都之免正在此年則考證以爲奪一字者其說是

後二年中尉廣意 中六年甯成爲中尉四年遷建元元年爲內史不得又有中尉廣意此不知何處之文錯簡在此

建元三年 按元年書灌夫爲太僕二年爲燕相則此年應書代夫者而表缺也攷二年石慶爲內史此石徧爲內

史而不書慶之遷免慶傳言爲太僕而表亦不書疑慶爲
丙史一年卽代 爲太僕爲太僕三年徙爲齊相而賀代
之如此則表傳並合矣

元狩四年成侯李信成爲太常二年坐縱丞相李蔡侵道
免宋祁曰據功臣表合在五年 信成成侯李必曾孫功
臣表元狩五年坐爲太常縱丞相侵神道爲隸臣按信成
爲太常二年而以五年免則此表在四年不誤道上當有

神字

元鼎六年少府豹爲中尉 武紀是年王溫舒尙爲中尉
豈溫舒往擊東越而豹卽代之耶

太初三年牧丘侯石德爲太常三年坐廟牲疲入穀贖論
功臣表坐爲太常失法罔上祠不如令完爲城旦

天漢二年新時侯趙第爲太常五年 功臣表新時侯趙

第太始三年坐爲太常鞠獄不實入錢百萬贖死按是年
至太始三年爲六年不知功臣表誤抑此表簡錯也

太始三年容城侯唯塗光 功臣表光乃容城攜侯徐盧
之孫按據此功臣表攜字當從史記作唯在侯字下徐當
作塗唯塗姓也

四年江都侯靳石爲太常四年坐爲謁問囚故太僕敬聲
亂尊卑免 功臣表江鄒侯石汾陽侯靳彊之曾孫也太
始四年坐爲太常行幸離宮道橋苦惡太僕敬聲繫以謁
聞赦免與此表異江都自是江鄒之譌四年恐亦有誤
征和三年侯李壽爲衛尉 功臣表壽以征和二年封三
年誅則爲衛尉二年

孝昭始元元年執金吾河東馬適建子孟任職六年坐殺
人下獄自殺 昭紀元鳳元年適建尙與韓增田廣明擊

武都氏則云六年誤也

五軍正齊王平子心爲廷尉四年昭紀始元二年稱故廷尉王平是平前已爲廷尉而表失書也平以元鳳三年要斬則四年當云五年

元鳳元年左馮翊賈勝胡二年勝胡以三年要斬則此二年當云三年

六便樂成爲少府四年卒恩澤表樂成以本始元年封一年薨自是年計之爲三年而云四年誤也便侯表同杜周傳作史霍光傳作使師古以便爲誤然恐是便誤爲使使又誤爲史耳廣韻便姓引樂成

地節元年水衡都尉朱輔爲右扶風博考證監本風字下衍博字今刪按博字非衍爲字衍也朱輔代于定國博代朱山拊與上文相應上文于定國爲水衡都尉二年遷

不得復有朱輔故知輔代定國者也

孝元初元元年水衡都尉考證曰監本脫馮奉世三字從
本本補按商推以此爲衍文未免武斷考證以爲奪馮
奉世三字亦非奉世以元康四年爲水衡都尉十四年遷
至黃龍元年已得十四年是年爲執金吾矣安得復書奉
世之名此水衡都尉乃代奉世者失其名耳此可見宋
之不足盡信

建昭三按元年書韋元成爲少府二年則此年當有代
元成者不書闕也攷儒林嚴彭祖傳授琅邪王中爲元帝
少府此表無王中當卽代元成者當據以補之自四年少
府延後元帝之世少府無缺人者故知必是代元成者
永始二年二月丁酉特進成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

按二月荀悅漢紀作三月非也下書翟方進爲御史大

夫言三月丁酉則二月不得又有丁酉矣紀書二月癸未
癸未至丁酉十五日

孝哀建平二中尉趙玄爲御史大夫 按中尉乃中少府
之譌上文可證

元壽二五月甲子大司馬衛將軍賢更爲大司馬六月乙
未免 按乙未當作己未哀帝以戊午崩賢卽以己未免
六月有戊午不得有乙未

孝平元始元年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子心爲光祿勳三年
遷 三年似當作二年

古今人表索祖 大戴禮帝繫篇史記五帝紀作嫫祖山
海經作雷祖

昌僕 大戴禮僕作濮

嬌極老童妃生重黎 大戴禮老童娶於竭水氏竭水氏

之子謂之高綱氏產重黎及吳回世本老童娶于根水氏
謂之驕禍並與表異

陳豐帝嚳妃生堯師古曰卽陳鋒是也 大戴禮帝嚳次
妃曰陳豐氏產帝堯詩生氏正義引大戴曰次妃陳鋒氏
之女曰慶都生帝堯檀弓正義引大戴鋒作豐史記曰陳
鋒氏女

女潰 陸終紀生六子 大戴禮陸終氏娶于鬼方氏鬼
方氏之妹謂之女潰氏索隱引世本作女嬪 按潰潰嬪
同聲相通宋本潰作潰

四曰會乙 按此文悉本楚世家則乙當從史記作人大
戴作郇人

女瑩 大戴禮作女偃帝王世紀作女英

朱斨柏譽 書作及斨伯與

東不訾 四八目曰或云不識

秦不虛 四八目曰或云不空逸士傳作不空 按注虛

或作宇宇疑空之譌

后夔元妻楊慎曰夔后夔也居夔于上中出后夔于上下是以一人而二之謬甚矣考證臣召南按表中品目乖違誠可訾議若此文恐是連元妻讀不謂后夔是弟七等人也 按后夔元妻有仍氏女見左傳昭二十八年

有扈君 左傳作有仍

韓泚 左傳作寒浞

冢 論語作冢左傳作澆

殫 左傳作豷澆弟

柏封叔 左傳作伯封后夔子

楚熊錫 盤子 史記熊勝以弟熊楊爲後索隱鄒誕本

作熊錫一作煬 按錫當作錫

共王伊扈 世本同史記作繁扈

陳慎公 史記慎公圍戎當周厲王時

秦嬴 非子子 按史記非子號曰秦嬴實一人也此以

爲二人與史記異

魯厲公 史記名擢世本名翟

燕惠公 邵公九世 此據燕世家爲言由此推之班多

本馬而與馬差互者傳寫之失

齊武公 厲公子 史記獻公子此厲字譌表前無厲公

宋父 家語名周

秦中伯子 史記公伯子也此云伯子而表無公伯傳寫

奪也

晉獻侯 史記名籍世本及譙周作蘇

晉繆侯 史記名費王鄒誕本作弗生

曹惠伯 史記名兜孫檢曰或云雉或云弟或云第

宋大金 考父子 家語無此一代

陳厲公 春秋名躍史記名他而此云桓公弟其襲史記之說佗桓公弟躍桓公子史記以爲太子免之弟

惠王母涼 與世本同史記名閔

衛戴公 史記名申

宋方叔 嘉子 家語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舉夷舉夷生防叔與此異按此小字則上父宋孔父下奪嘉字矣方防古通方叔畏華氏之逼奔魯而此以爲嘉子與杜氏左傳注孔父嘉子奔魯之說合防叔已奔魯不得復稱宋下伯夏同

秦共公 春秋名稻史記年表名和索隱云名猥

周定王榆 史記榆作瑜

楚嚴王 春秋名旅史記名侶

娟子 名淵見藝文志史記作瓊淵

郵無恤王良 左傳杜注以郵無恤王良爲一人以傳文稱子良又稱郵良也此以爲二人與杜異

計然黃履翁曰計然爲范蠡所著之書也蔡謨之注審矣而表旣書范蠡又書計然何考訂之不精耶 史記貨殖傳集解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計 駟案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嘗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按計然卽吳越春秋越絕之計倪蔡謨之說師古於貨殖傳注中已駁之黃舉以規班似未見顏注也

貞定王 元王子 史記爲定王介按世本敬王子貞王

介貞王介子元王赤此表以元王爲敬王子貞定王爲元
王子與史記同而元王之名則與世本同史記集解引皇
甫謚曰元王二十八年崩三子爭立立應爲貞定王索隱
非之然據此表則貞定之稱實有所本非謚杜撰

晉定公昭公孫 定公已見前此定字誤也後文晉幽公
懿公子而表無懿公則定當爲懿之譌昭公孫當云哀公
子史記年表有哀公忌懿公驕而世家則稱哀公驕而無
懿公恐是世家之誤

周夷烈王喜 史記無夷字

宋辟公 史記名辟兵按不得以名爲諡索隱云諡桓

衛聲公 史記名訓世本日聖公馳

衛成公 史記名遯世本名不遯前穆侯已名遯則世本
是時衛貶號曰侯當云成侯

周顯聖王扁 史記無聖字

諸史瑣言卷六

漢書三

律歷志而五量嘉矣 攷工記桌氏嘉量既成

方尺而圍其外 桌氏文 論語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 論語所言乃車衡非權衡

銅爲物之至精劉云當爲銅之爲物至精宋祁曰當去之字 按如文讀亦通

六物者歲時數日月星辰也攷異云數字衍 按錢說是此卽左傳士文伯所言者

故漢志曰 此漢志不知何人所撰當在劉歆之前 禮樂志樂官師瞽註諸侯者追繫其地劉歆云顏云追繫其地是謂周以前未有齊楚秦蔡也不亦謬乎 按齊地

左傳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是太公以前不曰齊也太公始都營邱胡公徙都薄姑獻公後徙都臨菑蓋三徙矣秦自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始爲附庸邑於秦谷是非子已前其地乃谷名非國名也周之前蔡亦無聞惟荆楚之名殷時已有耳劉之規顏豈其然乎

制宗廟樂 按叔孫通所定諸奏猶存古意惟其音不傳卽傳亦莫能知與古合否通因秦樂人制氏當卽秦樂官既云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則或尙存古音魏文侯言端冕而聽古樂可見六國時古樂未盡亡也惟房中樂爲楚聲則不免鄭衛之譏然非通所造

金支秀華注張晏曰金支百二十支 文選顏延年宋郊祀歌金枝注引此注作應劭金枝下有銅鐙二字

都荔遂芳寶淑桂華 以酌求之二句疑倒

青陽三節子樂 此章暨朱明西顧元冥三章並有節子樂之文未詳其義恐是撰者人名此四章蓋分春夏秋冬四時

歷無草 楊用修以歷爲樞草爲阜曲說不可從不如舊注爲得

刑法志於盛德臣等所不及 於歎美辭猶後之言甚盛德也

凡此五疾許應元曰五疾者謂禮教不立隄防凌遲一也死刑過制二也生刑易犯三也民窮斯濫四也豪傑務私姦有所隱五也 許說非補注云禮教不立一也刑法不明二也民多貧窮三也豪傑務私姦不輒得四也獄犴不平五也按王說是今隄防凌遲以下卽申明禮教不立數

語之意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至亦猶此矣乃申明紆獄不平之意而始以凡此五疾結之可見獄紆不平當在五疾之一

食貨志 此志本平準書惟馬以平準爲主故言貨而略食此分食貨爲二視馬爲整贍矣陵夷至於戰國至盡地力之教數語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至猶未足以澹其欲也一段漢興至歲不過數十萬石一段其後上郡以西早至固其變也一段秦兼天下至使放鑄一段是時吳以諸侯卽山鑄錢至烹私羊天乃雨皆本平準書字句雖有增損大旨同也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摩記云平準書云自高辛氏之前尙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又云禹貢九州各因其

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契易變使民不
倦又云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未或錢或布或
刀或龜貝按夏后氏之言貨者禹貢所稱厥篚厥貢是也
司馬所言實本禹貢固非摩得而記者逸周書言湯時四
方獻令卽殷之貨也則其略亦可言也說又見考證
歲有凶穰至百倍其本矣 見管子國蓄篇國蓄輕重篇
之六也蓄買蓋如今之國戶

故萬乘國之至千金之買者 見管子國蓄及輕重甲篇
利所有并也至不得豪奪吾民矣 見國蓄篇

古者天降災戾師古曰一日戾至也 此注見國語

更發兵誅之宋祁曰發兵誅之當去兵字 按去兵字則
文難通史記亦有兵字

廢居居邑 師古說本史記集解

夫周禮有賒貸 師古注悉本周官文及注而注中其從
官貸物者以共以共二字未詳當有譌奪

郊禘志以爲宗應劭曰宗大宗也臣瓚曰宗宗伯也師古
曰二說皆非也宗宗人主神之列位尊卑者也春秋左氏
傳曰虢公使祝應宗區享神也又云祝宗用馬於四墉竝
非宗伯及大宗也劉敞曰子按春秋外傳曰夏父弗綦爲
宗自稱曰我爲宗伯宗伯非宗何哉何義門曰宗人宗伯
之屬周禮春官有都宗人家宗人 胡氏匡衷儀禮釋官
曰案掌禮之官天子有大宗伯小宗伯諸侯以司馬兼之
無宗伯唯立宗人而已禮記文王世子云宗人授事雜記
云宗人納賓是諸侯謂之宗人也春秋時諸國皆不見有
宗伯而左傳稱魯夏父弗忌爲宗伯似魯獨立宗伯之官
然魯語止云夏父弗忌爲宗又云宗人夏父展哀二十四

年傳云使宗人魯夏獻其禮定四年傳稱分魯以祝宗卜
史杜氏解宗爲宗人則魯無宗伯可知鄭注大宗伯及禮
器引左傳俱云夏父弗忌爲宗人疑今本作宗伯者誤也
韋注云宗宗伯蓋以諸侯之宗人與周禮宗伯職掌同耳
弗忌云我爲宗伯亦僭稱按胡氏之說可以申顏而抑劉
然尚書顧命授宗人同傳宗人小宗伯是小宗伯稱宗人
則諸侯之宗人卽王官之小宗伯故亦得稱宗伯弗忌之
言當有所承未爲僭也則臣瓚之說未爲誤也雜記云大
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孔疏引皇氏云大小二宗
並是其君之職來爲喪事是以又謂宗人爲大宗會子問
云大宰大宗大祝皆禘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
人從孔疏云宗人卽大宗又祭統云大宗執璋瓚亞裸是
也據此則應劭之言大宗卽宗人耳顏以二說皆非亦拘

墟之見

顯齋師古曰齊讀曰齋 楚語作民瀆齊盟韋昭曰齊同也按此當依國語爲齊盟詩黃鳥不可與明箋明當作盟使復舊常亡相侵黷 自民之精爽不貳至此竝國語觀射父之詞

禮于六宗 注孟康所載四說弟一說爲鄭元弟二說爲孔光劉歆弟三說爲賈逵皆見於書疏第四說蓋卽歐陽及大小夏侯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之說而又變之近人多以屬孟康然康稱或曰則非康語可知劉昭續漢書注稱引十餘家而不及此未知爲何人之說

後十三世世益衰 考證臣召南按自成王至幽王歷康昭穆恭懿孝夷厲宣幽凡十一世封禪書作十四世此文

作十三世並說 按此文十三世蓋承上文後三世來上
三世數至紂此十三世當爲自武王至平王凡十三世
其後十四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考證臣召南按封禪
書作其後十六年以十二諸侯年表核之周平王元年秦
襄公之八年也初立西時及文公十年作鄜時恰十四年
此文是也史記札記曰案襄公十二年卒文公四年至汧
渭之間會則十六年是 按二說不同據此文十四年下
云卜居汧渭乃文公四年事則札記說是下文屢言作某
時若干年而此第言其後若干年是不從作西時之年數
起也

作陳寶祠後七十一年秦德公立考證臣召南按封禪書
云作鄜時後七十八年以年表核之自文公作陳寶祠至
德公元年止七十一年若自文公作鄜時討之當作八十

年凡此類皆班氏密於史記 按史記年表文公十年作
鄜時此年不算其後文公十一年至五十年爲四十年寧
公十二年出公六年武公二十年卒而德公立實七十八
年史文未嘗誤也此志上文言作鄜時後九年作祠陳寶
作祠陳寶在文公十九年是亦不數作鄜時之歲也而此
文公七十一年則上并作祠陳寶之年下連德公元年方
合七十一年之數

後四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考證臣召南按封禪書曰
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以年表
核之秦宣公之元年周惠王之二年也宣公四年作密時
此云後四年似亦訂正史記之失 史記攷異志疑並謂
其後六年四譌六然史文其後六年上承七十八年而言
則德公二年宣公四年是爲六年未爲誤也此言後四年

或是承作伏祠而言德公二年初伏

後十三年秦穆公立 封禪書作十四年按此史記之誤
然宣公四年作密時其後八年而宣公卒成公立四年卒
而穆公立爲十二年則當云後十二年方合乃云十三年
必上并作密時之年或下并穆公元年方合十三年之數
若斯之類史例多不畫一

後百一十歲周赧王卒 當云百十二歲他本作百二十
歲二十卽十二譌倒

幾二十八年秦并天下茅坤曰史記百一十五年而秦并
天下漢書誤 按此承上文周祀絕而言初不誤

春秋六十未見皇孫 按元后以本始三年庚戌生至永
始三年丁未年五十八此云六十舉成數爲言耳

天文志辰星殺伐之氣戰鬪之象也 至軍急約戰 按此

段乃述辰星應從天官書在辰星之下爲是天官書無首十一字

辰星 此段文視視諸星爲略益知前文當在此

名天宗 史記宗作泉按史記下文曰江池其昌則作泉是

然用之一決房中道宋祁曰朱子文云房字當作於字蓋言月之行其道雖多然皆決於日之中道也故其後云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又曰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如此則一決於中道爲允 天官書月行中道索隱案中道房星之中間也房有四星若人之房三間有四表然故曰房南爲陽間北爲陰間則中道房星之中間也故房是日月五星之行道然黃道亦經房心若月行得中道故陰陽和平案晉書天文志房四星爲明堂天子布政之

宮也又爲四表中間爲天衢爲天關黃道之所經也七隴
由乎天衢則天下平和則所謂房中道者卽中間天衢也
朱改爲於失之未考

五行志奪民農時及有姦謀李奇曰姦謀增賦履畝之事
也臣瓚曰姦謂邪謀也師古曰卽下所謂作爲姦詐以奪
農時李說是按下云妄興繇役以奪民財作爲姦詐以傷
民財本文又加一及字則奪農時與姦謀自是兩事不得
如李說

又執公師古曰十六年秋公會晉侯于沙隨晉受喬如之
譖而止公 按春秋成十六年書不見公三傳皆無止公
之事此子政之誤而小顏旣引沙隨之會何亦增止公之
文

先是四國共代魯大破之於龍門韋昭曰魯郭門 按春

弗過之矣 師古注用杜預按此句注言不過三歲必滅
亡則上句注當引易三歲不覲句其說方明

莒怒伐魯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 按春秋公至
自晉在叔弓敗莒之先此所言與左傳不合師古注亦卽
正文爲說未以春秋傳文核對

惠帝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絕先是發民男女十四
萬六千人城長安是歲城乃成 按漢都長安高帝時未
築城至惠帝三年始城長安城三十日罷歷三年而城乃
成其用民力可謂寬矣不得以爲大旱之應紀不書此事
文帝三年秋天下旱 紀不書

景帝中三年秋大旱 紀書夏旱按武帝紀建元四年六
月旱元封四年夏大旱民多暍死此並不及

元狩三年夏大旱 天漢元年夏大旱其三年夏大旱

征和元年夏大旱 紀皆不書

神爵元年秋大旱 紀不書

成帝永始三年四年夏大旱 紀不書 按成紀建始二

年夏大旱此不及

後三世周致德祚于秦晉灼曰赧王奔秦獻其邑此謂致德祚也 接此謂顯王九年致胙于秦三世者安王烈王顯王也祚當作胙說文祚字見新附祚福之祚經傳多作胙晉說誤

操之急矣師古曰操持也謂執持所虜獲也 按操之急者言晉之敗秦不念舊恩其事持之過急耳非指虜獲言劉歆以爲蝮蠱蠱之有翼者 說文蝮部蠱蠱大蝮也按說文虫部蝮下左傳言十五年釋文並引劉歆說蝮蠱蠱子也與此異

董仲舒劉向以爲蝶螟始生也一日螟始生 此文重言
螟始生誤也按說文虫部蝶下左傳宣十五年釋文並引
董仲舒說蝶螟子也則上螟字當作蝶爾疋釋蟲蝶螟蚰
郭璞注螟子未有翅者則亦謂蝶始生也

不竇澤注竇穴也 國語注竇決也

則區霽無識 區霽卽備霽也詳上

董仲舒劉向以爲時公觀漁于棠貪利之應也 按公觀
魚于棠左傳曰非禮也且言遠地也是蓋盤于游佃之一
端非貪利之事

有隼集于陳廷師古曰隼鷲鳥卽今之鳩也說者以爲鷓
失之矣 按爾雅釋鳥鳩鋪救說文作馱鋪救也與隼絕
非一類師古之說或唐時方言鷓凌本官本作鷓爾雅釋
鳥鷹隼醜疏引陸玑曰鷓屬也則師古以爲失之者正舊

說也國語注隼今之鷃也

劉子單子專權蔡侯朱驕 按是時劉單未嘗專權也若專權則尹氏亦不能立王子朝矣左傳云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在卑是懦而非驕也董語與左氏異

凡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 按此志春秋日食劉歆所言多差前二月蓋歆自用太初厯以夏正推之故也

楚乘威席勝深入諸夏六侵伐一滅國觀兵周室 上文宣公八年七月甲子日有食之下云楚乘弱橫行八年之間六侵伐而一滅國伐陸渾戎觀兵周室按其文與此大同而師古注六侵伐前則舉宣八年以前事此則舉宣十二年以後事何也竊謂文十四年孛入北斗以叔服之言爲允

地理志任土作貢 此下師古注頗用舊說而掩其名
冀州既載師古曰載始也冀州堯所都故禹治水自冀州
始也 按既載當下屬爲句舊說皆上屬爲句非也載字
當從鄭韋訓事也不當訓始至胡朏明謂載無始義則書
益稷鄭注詩駟鑛皇矣諸詩鄭箋孟子滕文公萬章趙注
爾雅釋天孫注皆訓爲始不起於顏也

厥田中中 師古所引二說前乃鄭說後乃王肅說

湖故曰胡武帝建元年更名湖商榷曰按郡國志注前志
有鼎湖此大字湖字之上脫鼎字小字胡應加水旁建元
之下脫一字更名之下又脫鼎字 史記武紀索隱鼎湖
縣名屬京兆後屬弘農昔黃帝采首陽山銅鑄鼎於湖故
曰鼎湖卽今之湖城縣也按小司馬之說可以輔王氏之
說矣然封禪書索隱又云案三輔黃圖鼎湖宮名在藍田

韋昭云地名近宜春案湖本屬京兆後分屬弘農恐非鼎湖之處與武紀之注自相矛盾武紀集解晉灼曰在湖縣韋昭曰地名近宜春使漢志本有鼎湖何晉韋二家皆未見及耶則武紀索隱之語甚可疑也此書武紀太子自殺于湖武五子傳太子之亡也東至湖宣紀故皇太子在湖然則武宣之世縣名湖不名鼎湖韋昭之注蓋指前志湖下小注而今本奪耳鼎湖或是湖名也若湖本名鼎湖司馬彪不應但曰故屬京兆也

晉志湖故曰胡漢武續志林更名湖亦用漢志語

慮故隆慮殤帝改固始侯國故寢也光武中興更名臨睢故芒光武更名竹邑侯國故竹若湖縣前志名鼎湖當云故鼎湖而司馬彪不言則未嘗更名可知前志凡言有者並城邑鄉聚山水名則有鼎湖云者亦其比耳

漢澤應劭曰有漢澤在西北汪校曰案御覽州郡部九無

澤字觀應注縣名不當有澤字疑涉注文而衍俟攷 按
續志漢澤侯國晉志漢澤並有澤字恐非衍字縣自以漢
澤得名不必以應注爲疑水經沁水注沁水又東逕漢澤
縣故城南蓋以澤氏縣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九年晉
取立武獲澤者也據此則漢澤不當無澤字也

沽大龜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邑成入大河過郡五官本
邑成作阜城考證臣召南按宋本監本及別本俱作至邑
成入大河非也漢無邑成縣名阜城則勃海郡屬縣也尙
書孔疏史記索隱並引此條曰東北至阜城入大河可爲
確證今從之商推曰邑成當作昌成後漢改阜成故鄭注
禹貢作阜成詩抑鄘衛譜疏引此志作阜成者非元文又
尙書後案曰據志清漳至邑成入河不言邑成屬何郡鄭
則云至安平阜城入河疏則云至勃海阜城入河攷前志

信都國注引應劭云安帝改曰安平其屬縣有昌成續志
安平國故信都延光元年改其屬縣有阜成故昌城然則
前志上黨沾縣清漳至邑成入河邑字譌當爲昌成鄭據
東漢地理故云安平阜城若勃海郡之阜城雖載前志卻
與信都之昌成非一地卽與安平之阜城無涉孔穎達因
其名同而誤合之非也汪校本亦以爲當作阜成與考
證說同按詩譜疏周禮職方氏疏引志阜成上有安平字
書疏引志則有勃海字史記索隱引志惟言阜成不言郡
名當是元文也王氏之說與齊相左今以水經注考之漳
水逕鉅鹿南宮堂陽扶柳之後又北逕昌成縣故城西此
昌成屬信都者也自是又逕十縣又東逕阜城縣故城北
又東北過成平縣南又東逕建成縣故城南又東右會楊
津溝水自枝水東逕阜城南此酈元以爲勃海之阜城也

禹貢錄指阜城故城在今縣東二十二里然則漳水先經信都之昌成後經勃海之阜城班云至此入河則當以後經者爲是王說甚辨而未可信也信都勃海壤實相接東漢信都爲安平國有阜城志云故昌成而勃海無阜城晉志則勃海有阜城而安平無之可知阜城實爲安平勃海接壤之地故時而屬安平時而屬勃海則謂其必非一地恐亦不盡然也志言過郡五王氏以爲上黨郡魏郡廣平國鉅鹿郡信都國也段玉裁說文水部注則數勃海而無廣平今攷水經注清漳水所經涉縣武安而與濁漳會又經鄴梁期卽襄斥丘平恩此魏郡之縣也列人斥漳曲周南曲曲梁此廣平國之縣也鉅鹿鄴新市堂陽此鉅鹿郡之縣也南宮解陽信都下博扶柳昌成西梁桃樂鄉武邑東昌此信都國之縣也武隧弓高樂成此河間國之縣也

扶領

志作蒲領

脩市阜城成平建文章武平舒勃海郡之縣也

是所過之郡廣平勃海並有合之上黨爲過郡六矣此恐

志之誤耳王氏以阜城爲昌成故不數勃海然漳水所過

勃海屬縣凡七不止阜城則不得舍勃海而不言矣 又

按水經注衡水又北逕昌成縣故城西地理志曰信都有

昌城縣漢武帝以封城陽頃王子劉差爲侯國闕駟曰昌

成本名阜成矣應邵曰堂陽縣北三十里有昌成故縣也

按據闕駟之言則武帝未封侯國之時昌成本名阜成疑

昌城本分阜城以爲國莽時國絕東漢遂廢其地仍并入

阜城改屬安平耳據應劭之言知東漢之阜城亦非西漢

故昌成之地續志因其屬安平乃曰故昌成也

魏書地形志武邑郡

阜成前漢屬勃海後漢屬安平

汝南郡莽曰汝汾分爲賞都尉考證臣召南按汝汾當是

汝墳之訛分爲賞都尉當是賞都郡之訛蓋莽改汝南郡曰汝墳郡又分置賞都郡耳商推曰按此郡屬縣宜祿縣莽曰賞都亭則此分爲賞都尉者疑卽賞都之尉別治者非以都尉連文也 接如王說則尉者郡尉乎縣尉乎如爲縣尉則其秩甚卑不足言分如爲郡尉則郡尉漢改都尉無單稱尉者則其說非當以齊說爲是莽傳有賞都大尹王欽此其確證

南郡秦置高帝元年更爲臨江郡五年復故景帝二年復爲臨江中二年復故攷異按高帝元年楚柱國共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卽南郡故地也本項羽所封史家繫之高帝耳其五年敖子尉爲漢所虜則復爲南郡矣 按錢說是臨江郡當作臨江國恐是傳寫之譌景帝二年立皇子闕爲臨江王四年闕薨七年廢皇太子榮爲臨江王中二年

榮自殺是後國復爲郡矣然當四年闕薨之後七年榮未廢之前中間二年必復爲郡志不言略也

夷道莽曰江南應劭曰夷水出巫東入江宋庾白巫字下當添山字 按應劭謂夷水出巫者卽據巫縣下所稱夷水云云也山字不當添江南水經江水注作江湖

巫夷水東至夷水入江過郡二行五百四十里 水經江

水注縣故楚之巫郡也秦省郡立縣以隸南郡按水經夷

水出巴郡魚復縣江東南過佷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

東入於江佷山屬武陵是夷水實過郡三巴武陵南志云二者

未得其實汪文盛本二作一者尤誤商摧徒見應劭夷水

出巫之說謂巫與夷道俱屬南郡二當作一而未考水經

水經注言夷水又東逕建平沙渠縣縣有巫城晉承孫氏

分南郡立建平郡治巫城然則夷水自魚復至巫自巫自

假山也志原未言夷水出巫應劭強爲之說耳

高成流水流所出東入繇繇水南至華容入江過郡二
接水經注流水出高城縣流山東逕其縣下東至孱陵
入油水也孱陵屬武陵故云過郡二商摧欲改二作一非
繇水當卽水經之油水酈元以爲流水入油油入江說與
志合而段氏說文注則以酈爲謬其說甚辨然今不得繇
水所在則是非正難定也

九江郡秦置高帝四年更名爲淮南國武帝元狩元年復
故注校曰元年水經淮水注作六年 接淮南王安於元
狩元年謀反自殺則作六年者誤

昌邑武帝天漢四年更山陽爲昌邑國 按昌邑國以昭
帝元平元年復爲山陽郡此不言缺也事詳昌邑王傳

濟陰郡故梁景帝中六年別爲濟陰國宣帝甘露二年更

名定陶 按景帝中六年立梁孝王子不識爲濟陰王一年亡于國除是年爲景後元年此後無封濟陰者則其地爲郡可知宣帝甘露二年始以其地立皇子闢爲定陶王更爲定陶國四年徙楚則其地當復爲郡河平四年山陽王康徙定陶當復爲國哀帝建平二年定陶王景徙信都此後復爲濟陰郡故哀紀建平二年稱帝太后葬定陶發陳留濟陰近郡國五萬人穿復土也志皆不言

東海郡注應劭曰秦郟郡 按水經沂水注秦始皇以爲郟郡漢高帝二年更名

平曲侯國莽曰端平汪校本曰案齊氏召南曰東海一郡平曲二邑同名殊不可曉以莽所更名推之一顛一倒或者第二平曲是曲平史記稽疑證以水經注誤引平曲作西平益信齊說之確 按王子侯表平曲侯曾以本始元

年封卽此所謂侯國也周勃子堅亦嘗封平曲侯見功臣表則平曲似不誤或縣與國不妨同名乎

都平侯國汪校曰案都平疑誤倒史惠景間侯者年表平都孝侯劉到索隱曰屬東海接王子侯表都平侯已以甘露四年封卽此國也則非誤倒上郡有平都劉到所封當是彼縣

會稽郡 越絕二漢景帝五年五月會稽屬漢

豫章郡志但曰高帝置不言何年晉書地理志漢改九江曰淮南卽封布爲淮南王六年分淮南置豫章郡惟布傳四年秋七月立爲淮南王項籍死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皆屬焉籍之死在五年衡山本吳芮國此時方以益布何以六年復分立豫章豈地分而仍屬布耶水經贛水注贛水又逕南昌縣故城西於春秋屬

楚秦以爲廬江南部漢高祖六年始命灌嬰以爲豫章郡治此卽灌嬰所築也灌嬰官本趙本均改作陳嬰蓋以史漢表皆云陳嬰定豫章也第元和志洪州南昌漢高帝六年置虔州南康本漢灌嬰所置南壆縣也袁州宜春縣本漢舊縣灌嬰定江南所築城寰宇記略同二書皆言灌嬰是舊說相承如此其言六年置與水經注晉志合豈豫章之地至六年而始定本是廬江南部故分立爲郡以益布耶

廬江郡文帝十六年封廬江王賜景帝徙衡山則廬江已復爲郡志略

天水郡勇士屬國都尉治滿福莽曰紀德師古曰卽今土俗呼爲健士者也隨室之初避皇太子諱因而遂改注校本曰案据顏說志本作滿福避諱改勇士作注者遂綴原

文於此耳水經河水東北過天水勇士縣北酈注云地理志曰滿福也屬國都尉治王莽更名之曰紀德然則酈所見志作滿福矣又水經注諸刻作蒲福俟攷按隋文皇帝太子名勇豈有避諱而反改勇士之理顏注謂改勇爲健耳隨固無太子名滿福者漢沿邊都尉治不必皆在縣城志中言都尉治某地者非一滿福蓋勇士縣地故列于勇士之下酈元之注或有訛奪滿蒲字形近而譌典籍中最多未能定其孰是汪說謬續志勇士屬漢陽郡晉志無此縣蓋省并矣

敦煌郡淵泉宋祁曰一本作拼泉按續志作拼泉晉志作深泉者避淵字

上郡襄洛莽曰上黨亭按上黨郡襄垣莽曰上黨亭似不應二亭同名恐此有誤

汪陶 按汪說文汪之本字隸省作汪耳乃孟康曰音汪恐陋不至此音汪景本作音枉當是也段玉裁據集韻三十六養作姬往切謂丁度所據志作音枉其說可從別本注作音注則譌甚

遼東郡襄平 遼東郡治見水經大遼水注

沓氏應邵曰沓水也音長答反師古曰凡言氏者皆謂因之而立名汪校曰沓字毛本誤作氏商榷曰觀師古注卽解應注宜從毛刻 按應音長答反其作沓字甚明王說非

合浦郡合浦莽曰桓亭 按趙國莽曰桓亭不應相複合浦郡莽曰桓合則此當曰桓合亭奪合字耳

趙國景帝三年復爲邯鄲郡汪云三當爲四史景紀四年冬以趙國爲邯鄲郡 按趙王遂以景三年正月反相距

七月城破自殺卽除爲郡猶未踰年故班云三年不必以
馬改班

真定國武帝元鼎四年置 按諸侯王表真定頃王平元
鼎三年以常山憲王子紹封此云四年不同也真定蓋本
常山之地常山爲郡而真定方別爲國也

中山國高帝郡景帝三年爲國 按中山王勝以景三年
封至宣帝五鳳三年絕國除當復爲郡此後十二年清河
王奕徙中山復爲國十五年成帝建始四年又絕國除當
復爲郡此後六年陽朔二年信都王興徙中山復爲國班
不言略之也

信都國 元帝建昭二年立皇子興爲信都王陽朔二年
興徙中山信都當復爲郡後十九年哀帝建平二年定陶
王景徙信都復爲國此卽略言之亦當云元帝建昭二年

爲信都國志略

河間國故趙文帝二年別爲國 按河間王辟疆以文二年封十五年絕後十年景二年始封皇子德爲河間王中間九年其地當入漢爲郡志略

留川國 後并北海劉敞曰按留川與漢俱不見并北海時至建武年乃省留川入北海耳 按留川以文十六年爲國至莽時始絕其并入北海在建武十三年凡後漢所省併前志俱不言後并北海四字非班語

高密國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爲膠西國宣帝本始元年更爲高密國 按膠西于王端元封三年薨亡後國除爲膠西郡見景十三王傳此後三十五年本始元年始封廣陵胥少子引爲高密王

廣陵國 武帝元狩二年更名廣陵 按江都王建以元

狩二年謀反自殺國除爲廣陵郡見景十三王傳元狩六年始封皇子胥爲廣陵王此但言元狩二年更名廣陵未備

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商榷曰秦以京師爲內史京師之外分三十六郡河東郡太原郡上黨郡三川郡東郡潁川郡南陽郡南郡九江郡泗水郡鉅鹿郡齊郡琅邪郡會稽郡漢中郡蜀郡巴郡隴西郡北地郡上郡九原郡雲中郡雁門郡代郡上谷郡漁陽郡右北平郡遼西郡遼東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邯鄲郡碭郡薛郡長沙郡見班地理志但史記秦始皇本紀云秦初并天下分以爲三十六郡裴駙注歷舉三十六郡之名雖與班志約略相同而無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卻以內史充數又添入鄣郡黔中是爲三十六晉書地理志同愚謂班志裴注各有

誤何則始皇本紀又云三十三年發諸嘗通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南越尉佗傳亦云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則三郡爲秦置無疑然并天下係二十六年事其時已定三十六郡南海等三郡是三十三年所置相去已八年不應入三十六郡之數班志疑誤後書南蠻傳秦併天下威服蠻夷始開領外下卽有領外意亦置南海桂林象郡詳蔚宗意亦非謂一并天是說後來所置漢西南夷傳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躋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以其衆王滇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願遣吏焉十餘歲秦滅漢興皆弃此國巴郡雖在三十六郡數內而黔中更荒遠略通置吏僅十餘歲而秦已滅則黔中之屬秦已當始皇三十年以後去二十六年初并天

下亦已久矣自不當在三十六郡數內裴注亦誤至兩粵傳云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句踐之後秦并天下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此一郡則班志裴注皆未之及此置郡亦必在始皇三十年後非初并天下事且秦雖置郡仍爲無諸與搖所據秦不得而有之所以漢擊楚二人卽率越兵來助故不當在三十六郡數也然則於班去三外應入內史蓋班志郡國一百三連三輔數則秦三十六郡亦應連內史數外尙少二姑闕其疑鄣郡亦似非又曰鄣郡或係楚漢分爭之際暫置復廢按王氏駁班志其說頗確錢竹汀段懋堂並以班爲是者殆以三十六郡舍南海桂林象郡難得確數而班數適合遂以爲不可易然究難逃王所議也至王所言黔中郡之誤則是王之誤而非裴之誤史記秦紀昭王三十年蜀守若伐

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續志武陵郡秦昭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水經沅水注晉書地理志說並與范同然則黔中郡之屬秦在未并天下之前其地初非荒遠略通置史僅十餘歲者也西南夷傳所言自謂西南夷諸國與黔中無涉王氏誤會史文而撰此說殊非段懋堂謂黔中郡志不之數不可爲典要則是太史公之文亦不足信矣其言尤武斷無理竊謂黔中在三十六郡之數裴說無可疑者至鄣郡亦見於漢初續志及晉宋二志並以爲秦置雖無他確證然裴說正未可廢也秦郡之置其有可考者漢中惠文後十三年南郡昭王二十九年黔中三十年南陽三十五年三川莊襄元年太原二年東郡始皇五年潁川十七年會稽二十五年並見於秦紀及始皇紀又如魏納上郡在惠文十年司馬錯滅蜀在後九年盡有韓

上黨在昭王四十八年不知是卽年爲郡抑在後也 秦
郡之名亦有因於舊者上郡故魏郡上黨故韓郡巴黔中
漢中故楚郡並見史記世家雲中雁門代郡趙置上谷漁
陽右北平遼西遼東燕置並見史記匈奴傳此外河東太
原上黨南陽琅邪邯鄲雖因舊名是否先已爲郡則不可
考 晉志始皇初并天下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於是興師
踰江平取百越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凡四十郡其語
爲王說所本近人以是說爲唐人所造前此無言之者然
諸郡名續志朱志並與晉志說同豈得謂唐人所造耶

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 按合

縣邑道侯國計之凡千五百八十七而此志所列實千五
百七十九尙少其八

東郡時數乃二縣也故分計之

非史之闕文必傳寫

訛奪也侯圖二百四十一志所言者一百九十四蓋有奪

侯國二字者矣汾陰侯周昌曾孫明爲沃侯國土伍而志無沃國表無沃侯此又志表皆奪者又後文趙地下曰南至浮水浮水不見於志或卽班所遺漏者也

鍾代石北 鍾貨殖傳作種正義程在恆州石邑縣北蓋蔚州也

粵地牽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會稽 按會稽之越屬吳與粵地風馬牛不相及此文上云今之蒼梧云云接云其君禹後云云是混吳越南粵爲一是班之誤而何氏讀書記謂西漢會稽一郡吳共之故前以會稽爲吳分此仍敘封於會稽明百越所始乃曲爲之說也會稽郡與南越九郡壤隔數千里其分星亦異漢時會稽自屬揚州南海諸郡自屬交州何嘗共之哉太史

公分東越南越爲二傳正以其壤地不同種姓亦異不能合爲一耳注中瓚非班顏非瓚劉又非顏其說紛紛而皆不知區東越於南越是猶以東越爲百粵之一而不知東越與百粵不相涉也若凌氏稚隆以句踐之粵爲楊粵尉佗之粵爲荆粵則又失考史記南越傳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是楊越正謂南越而非句踐之越荆粵之名史記所無不可爲典要句踐之後爲閩越王允諱東海王搖說文閩東越蛇種也則東越可稱閩越然已非會稽舊壤矣

溝洫志 自井田之法壞溝洫之制已不可復易河渠爲溝洫非其實矣補注云用論語盡力溝洫之文皇謂河公兮何不仁張晏曰皇武帝也 按武帝作歌不得自稱爲皇史記皇作我爲是

藝文志中庸說二篇 按此則中庸一書西漢時已單行

入揚雄杜林二家二篇 按劉歆七略無揚杜此班氏所

入

平原君七篇朱建也 按此列於魯仲連子後虞氏春秋

之前蓋卽戰國時平原君趙勝非朱建也朱建至文帝時

尙在必應列於孝文傳後且史記附建於鄧陸傳後乃辨

士非儒家也疑朱建也三字乃後人妄增非班語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 按上文凡五十二家八

百四十七篇數不符未詳

而辟者又隨時抑揚師古曰辟讀曰僻 按辟猶偏也

鄭長者一篇 六國時 按六國時人何以列在武帝時

人之後

張蒼十六篇 漢人何以廁於容成子鄒奭子之間

五曹官制五篇 漢制似賈誼所條 按漢之尚書五曹
始於成帝時而此言賈誼所條似五曹之名肇于漢初矣
處子九篇師古曰史記云趙有處子 按今史記孟荀列
傳作劇子處劇形近而譌徐廣所引應劭氏姓注亦云處
子

尉繚二十九篇鄭樵曰尉繚子兵書也班固以爲諸子類
實於雜家此之謂見名不見書 按兵形執類別有尉繚
三十一篇此二十九篇恐非兵書

右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劉奉世曰又少十篇 按
實千三百九十篇此少數十篇也

右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 按以下文推之此下
當有圖十三卷四字

右著龜十五家四百一卷 按上文凡卷四百七十七而

易卦八具不在內當有講奪